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淵穎集卷九

元 吳萊 撰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甚矣哉琴道之遠也盖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樂家諸書又或不載或有載者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

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本詩也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僅存十二操者將歸猗蘭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飛別鵠殘形水仙襄陵古辭或存或亡而存者類出後世之傅會漢蔡中郎及唐韓吏部曽作十操水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讎羇旅幽憂抑欝之懐君子猶得以少迈於古是則所謂琴道

之遠者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皇荂聽之則嗑然而大笑者矣夫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烈女引楚樊姬作

瞻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兮委夷草木兮芬芳鳥獸兮號悲孟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霓揚兮袒裼暴虎君王躭樂兮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嗟兮國之無人莽莽兮雲夢有洲甘酒兮厲生淫獸兮袖來君王躭樂兮樂滂沛妾處深宮兮焉知外嗟鹿與女兮自古

戒之君王亟歸兮匪妾之私

伯姬引　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喈喈雨雪兮瀌瀌我心兮殷憂東海泱泱兮大邦為仇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鴻鴈哀鳴兮麋鹿騰驚兵車轔轔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謀去我生而存兮日蹴我國我死不瞑兮恖不血食父母既沒兮歸又不得周公有鬼兮曷徼予福我泛兮柏舟蕩蕩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柰何遭此鞠訩兮柰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歎兮我何所憶主少國愯兮使我悲惻嗟彼女子兮婉婉令姿盛年不出兮老將逮之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憂爲我蓺我葵兮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莫之或禦藩拔葵踐兮饑哺無所廟堂失策兮婦女爲虜悠悠蒼天兮天道惡盈知我謂我兮秉心獨貞陽和幾時兮霰雪其零懷貞見疑兮曷其可懲

思歸引　齊衛女作

麥秀漸兮禾黍油油越有鳴雉兮粥粥道周朝陽烜然兮雲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逑紅顔摧頹兮欲飛復止縞衣入弔兮既悲且毀禮有未荅兮不敢狥死先王之懐兮敢辱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宮庭嚴邃兮迺閟於斯身微節大兮湟不可緇創巨痛深兮隕命為期我思古人兮我敢失正天命早寡兮匪汝子聘我歸之思兮渺哉河梁誰謂衛遠兮歸我其航

霹靂引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水濶兮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儆予玄雲兮冱凝急雨兮滂沱氷雹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揵揵業業兮天何我驖軿軨驍虢兮道不可以咫危顛疾屨兮物無不靡側身慎行兮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兮肅然川坻雷公上天兮挾輈以馳昔何嚙噓兮今何怒爲巫咸去我兮誰其得知

走馬引秦㮚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宛曾矛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兮義不共戴亡命不出兮遁我於隘山高無人兮上無日星夜聞有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愳追我兵橫屍都市兮國有常刑我徊以徨兮莫履我發泝澤瀰湯兮道路超忽我身斯漆兮我軀斯厲所處何危兮命幾一髮追兵既逺兮孰知其然馬跡在地兮莫辨東西父不可見兮我志獲伸我死得死兮嗚呼終天

箜篌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攜壺赴波我急爾止兮無檝迎汝爾竟汝渡兮爾何所苦龍伯兮馮陵鮫魚兮參差戕風奔騰兮霧雨渺瀰磨牙吮血兮制汝殭屍爾死於渡兮柰何乎我我亟從汝兮我死其可毀容惡服兮志不可回埋䰟隕骨兮委命黄泥碣石嶄巖兮望不可測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曷海之塞兮恨與之平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決漭兮莫之或梁世而溷濁兮黒白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顔行天寒而燠兮厥有瓜𨻶士賤以拘兮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儒可僇兮儒則何辜長纓兮緆胡瞋目兮語難堯舜遠而兮旦不復旦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雒有山兮睉睉紫芝嗟彼美人兮跂予望之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而利其菑天道逺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滿堦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久行懐思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鬐瀇霍有岳兮江漢斯波徘徊不進兮戹彼路岐僕夫告病兮饑馬囓其我夢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闕依稀兮墟墓則邇魂神惝怳兮一夕九徙父母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歳莫兮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湌我拊我膺兮摧我肺肝閔天嗟嗟兮喟其増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玄黄黄載清載濁實陰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寀寔生其間吞吸元精孕胚巨靈上顱下趾肩髀成形口味鼻羶目色耳聲一機既闢萬化則行次有三子受氏惟彭孟踞仲質季蹻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眂私其喜樂潛覘默爭吉凶糾纆禍福搶攘無有愆㓕譊言其興無有刀戟積不相能人類用殄鬼怪爲朋天下雜擾而欲以

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爲天下已治矣三光齊明萬物順軌敎流民人德洽遠邇昆蟲喙息草木蘼靡華夏蠻貊率我綱紀彼獨童狡嚚昬頑鈍推鄙機心日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歟天老對曰臣不識也帝盍即是而詰焉盍琚率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即思揣摩顚倒神去鬼來迴翔無象捩轉九垓莫高匪山隤衆若阜隨莫浚匪淵規我沼池

貪嬴覦務畜乘間抵隙巧窮毫髮枚數根荄他人富利視
若巳私叢冣為怨府襲作禍媒墨屎注睛甜談流漦巳茍
可得靡有匕遺仲質感乎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獨
我勞苦頩然變色赫爾齎怒狹中淺量牿臟鞣腑言槍
暴發氣韛交鼓霆砰電擊燀爗蠭午草摇風動淫毒齊
努佻浮嚄唶咳唾喑噁誚譏是非顛錯横竪孰蛙睥睨
孰螳攘股妄恃我强一與時忤千金解仇睚眦為虜世
不我容胡寧可數季矯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

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北肆其殺殘掖滕危踞
瞋目語難犀渠鶴膝蛇矛筡穳嚼肌洩憤鍥骨求瘢力
可抗虎雄狡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
無驩兵在其頸髮上衝冠精神慓發魂魄遁奔積骸為
丘流血成丹戰聲未衂敵膽已寒志在我勝疇測吾端
於是黃帝窅若有聞黯然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
而彼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失次同辭而進曰惟帝清
問下民鰥寡無益臣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歟蓋臣

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倐其童
幼馴至老枯何頭不禿何體不臞貴榮賤辱利害爭驅
死喪病瘦悲歎囚拏開口笑言能得幾娛縱情恣欲豈
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怵美目清揚雄髯佼大
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輿嗟憐
嫕竊睞是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癃連蹇痀瘻盲瞶
步趍如縶顔面弗頤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
孰可倚賴饑羸危窘菲惡困殆褐裘不充藜藿弗嘬視

臣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復何怨悔古人嘗有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卑肖翹蠉蠕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寔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樂但知性情何有規矱名車駿乘鞍韉轡絡芳醪美饌鼎飪羃杓奇聲異伎絃筝粉澤任口釃鮮隨身煜爚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讙者也嗟乎人不可以無權權高則廓權降則矱人不可以無勢勢盛

則爍勢傾則縛惟泉濫觴而必達惟火燎原而必灼順臣者得志而相矜閼臣者逆天而自蠹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怒怒之不已而成僇臣猶恐其未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已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此所以終歲犇跳而藺轢者歟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愚羅法受戮殘辱狗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黄馘槁項饑餓體膚及其没身併盡丘墟是盖天下之雜揉者或脩或短或黔或皙或壽或妖或遭病患或遇禍適各有

天命弗勞人力恒自困於昏𥈭反謂臣之讒賊而彼衆人方欲以是而聽直於帝庭也孰爲直歟於是黄帝乃召天老而告曰自朕之治天下帝榆無道侵欲諸侯蚩尤暴起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獻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櫓巢營窟風雨漂揺果蓏蚌蛤臭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制彼藥餌務爲民逑彼三子者吽𠾱雜遝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故用以變之毋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開物之時

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瀵注地膚馨香上飛下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嘉穟穰穰民有爭心變生稽穎爭之不已殊厥井疆天人既離善惡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其姦而莫之或攘然臣嘗揔其言矣琚也多思宜於長顧而卻慮質也多怒宜於憤世而嫉邪𥢢也多殺宜於徑情而直行是誠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宴安之毒斂其餍㥄之機浣其腐腸之食齧其伐性之媒則彼三子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

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是黄帝乃即齋宫累月不親
政事經年不邇聲色怳兮惚兮而或與方寓謵朋等問
道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國天下大治
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亡
為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寔居彭城是為彭
姓至周有彭人别居庸蜀微盧之間非其後也葢令三
彭氏本在於黄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
祖曾以雉羮享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

乃幸人之有過出譢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妖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閭出與人執塓甓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强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

活家且自活毋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戸遣代戍虎兆口會上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給過所道遇一女子鴉鬟尾行問之則曰淮産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儻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落親暱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及女子上堂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

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醆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丁荐饑鄉閈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饔粥吾女賔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況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

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盖三載兩弟亦
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
親候顔色具甘脆鞠躬盡力雖生死不暫違去令生自
棄其身饑莩中規奉其母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念母終
身可不謂孝乎世衰民散獶雜男女或强暴侵陵或謡
詠善淫鮮能自合於禮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皦皦
不汚卒辭其婚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

一恒人乃凛然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世為無人邪然生終以老死沒沒視彼妄夸姦佼反以義俠特聞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踰數萬畝計性樹惇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纖芥語鉗制人視歲貧窶鵠餒給鹽米炭死或給棺蒙鄉里待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過

直與錢且追舊券自算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今我入穀田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詘悉贏於已毋乃為過貪巳乎復召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最吉即獻山蒙不可蒙諸子遽割園田與山多寡埒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兔烏鳶兔螻蟻山泉樹木悉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竁顧藏我乎復估山所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召與飲强授錢乃巳自是鄉里童耋見蒙出必讓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隧田芃然茂

園苑然蕃池孳鉅魚山養嘉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欲撓奪之者故蒙卒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比耶自其秉時射利血牙腊毒不至於谿壑屬猒不肯已終不免自陷其身爲刑僇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頃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肥家而瘠鄉恫疑噤喝持鄉社輕重搖脣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强競得於一時不卹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舍既已

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罔有遺蘖至使鄉里衆人追數其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呼吾每觀數十年来世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脉寖竭歲無美禾山恒蒿然池多智皵不得孳鯤鮞是豈天時人事相為上下本其人一以貪殘剽礫之行自戾於天不有天菑必有人殃而天特有以黙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益騷糠粃不克口裋褐不掩脛悲憤姦悍而欲競洩其毒以逞莫之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

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

為說者曰予聞潁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蒙家蒙具水陸𩵋羞時新蔬蓏醓醬菍涼烹瀹調齊執酒漿獻酳拜跪恒中禮一發言必及於善毋衡遇它過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壯產惇樸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

刋注刻在會稽學宮盖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顔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歳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

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蹔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蠉蠕根荄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

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閒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事之動與其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猶嚮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點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它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

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發是徒尚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

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為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泊然而神明内居肎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氷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歛則築室藏氷覯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

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参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歳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盖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吴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爲東西道廣爲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

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黄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黄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黄鐘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内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

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絪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潤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

得金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
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歷閻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
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遽涌
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
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磵溪
磵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

趙佗使行尉事囂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歳時望漢拜兩臺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曰地有黄金萬餘兩貧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洌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轜車四出棺壙無定處吳黄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

三十六銅劒三爛若龍文悉璃玉押金飾後瑜攜劒經

贛上飛上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内吴虞翻移交州時有園

池唐六祖慧能剃髪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

融譯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

月七日天竺僧般剌密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

藏殿内有屈眴布西天衣繡内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

川妻嘗行炙南海善炙贅疣唐崔煒遇姑得越井岡艾
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
南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之刺
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沈香一片覺投香
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羣晉隆和
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蠣藤竹又有龍户一曰蜑户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蜑户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

冠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金縴牛從縴出見人復沒斷其縴得一尺義熈中周靈甫勇掣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瀦水給城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

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堠循

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
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絏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
聘譙國夫人洗氏寶死洗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紿洗
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
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

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寳時銅鐘並藏寺中

黄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黄雲自山出如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寳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内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内有古鼎藏劒一鏡一銛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内有靈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鐵聲

黄巢磯在清遠南黄巢冦廣州殺李岧覆舟處

西樵巖在南海西南巖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玉女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龍泓占風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宫使邵廷琄造廷琄劉氏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

寢驕令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斂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玠將舟師出洸口鋹疑廷玠必叛殺廷玠禹餘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内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緑列石嵌奇突兀類太湖靈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盂文理類芭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

之

東坡泉在西城内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洌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昰南遷泊仙女灣丞相陳宜中欲奉昰犇占城颶作昰殂葬香山宜中遁殿帥蘇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艫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

置戍衛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道斷天狗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嬪御從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碙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業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徙來種藷芋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醯米去

為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為言南越事山川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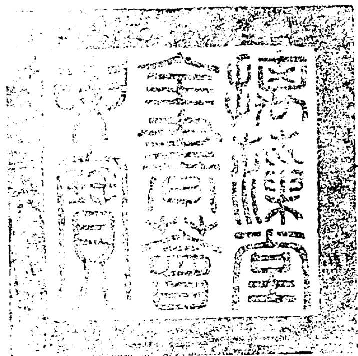
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王劉龑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强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廣為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闗隘之髙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歴灘江湟水瀧石之嵒崿黄茅青草炎瘴龔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願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茍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山霾開而海

氣伏珍禽嚶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支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艷冶鮮甜爽脆魚鰝蜆菜堆積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州至於控制山獠壓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夫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秉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

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即為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為五府廣府寔大山深峒悪民頑俗獷草揺風動常必德懐而威慴之然後自已間者一時山峒顢顢無所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脩城柵繕壕塹晝夜鉦鼓凛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

是而厲法令儆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猶或為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槩者著于末簡苟有觀者曾可謂為晉宋少文之卧游云爾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淵穎集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嶹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淵穎集卷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九 集部

淵穎集卷十　　元 吳萊 撰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録而遂闕曁今上征雲南僰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昬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

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弃其先祖之訓蹶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

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貟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覇强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

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强而教之謂爲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曽不幾時内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曽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僇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

能自免其瑕舋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宇内盖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内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

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槃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曽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巳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募延於唐季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絶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

有未盡替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為當令屈巳和親敗軍卻境之效不可救巳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紬封徳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

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靈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於是假爾秦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靈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靈

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虔揭我以吉繇兮曰遠行之不疑志因循而弗立兮年偃蹇以失時祇自奮而復蹶兮豈玉靈之獨吾欺惟玉靈之神聖兮諒天道之秉爲練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以敖嬉遽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羈將靈繹其果獼兮爰眠髙乎卜師刳誘米及夫稊黄兮幸鑽焌而無遺眞古今之至寳兮寔誠敬以自持曷玉

兆之罔信兮匪巫咸其孰能詰斯嗟童髫之我恪兮展素書以延竚歷壯志之未及少試兮迍環堵之恒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喜揮鞭而騰翥此嵒谷之險幽兮閟蓬蒿以羇旅況罝汚而蹇淺兮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夸而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而畢舉用静作之在人兮何冥頑之不吾告語緬天高而地下兮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暑雨兮或怨咨以為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迨負擔則資羸每吽號而銜嚚

兮競馳騖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踡躅而不行顧
秦肥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攖窮心思其恣横兮罄利
欲之搶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夫萬有
之異情㝉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
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徹兮却
釁祓乎厥靈苟厥靈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鏗胡文章
之不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汝精信乎不内而務外
兮故卒與俗而咸謚為詆自玉靈之有言兮庸一泯於

至默雖吹韲而我潰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兮孰體色而墨圻楚靈投詬而終不汝畀兮闞朗豫占而任德兹一息之尚存兮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與於巳兮庶藏脩之是力柰自治之不勇兮敢罔稼而欲穡毋謂龜筞之不能以知事兮極神靈之不可測

竆宜楙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既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予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楙盍竆之乎予每怪夫病之

亟矣惟睡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紛拏膠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

窴宜楙辭

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向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身心之舒愉幸世紛之刋落兮寄吾夢之宴如等百年為一指兮謂八極其蘧廬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譏斥其不可雕朽何儆戒之遽忘兮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楙之每為我祟兮竟淫䯲其逃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

自陷於非夫惟枯瘠之若兹兮卒戰競而自勵凛形骸之欽肅兮召䰟魄之迷潰竦志矛而汝擊兮充氣楯以為衛抗槁梧之不復瞑兮麾狂藥而弗嚌拔妄華之根撥兮斂邪壘之譏誡尸蟲穢雜而不黨兮病竪纒綿而何瘵欵天地之一清兮赫聖賢之吾對湛靈扃之寂然兮藴妙賾之無外精思慮其若一兮致事為之弗閡信兹魔之釁逐以不返兮吾益見其通明而罔害嗟早歲之我痼兮紊平居之鮮懽固精神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

殘迄旦為之見梏兮徒夜寢之能胖曷畀我以宵嘆兮

思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兮紛俗變之相干

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几兮懼純素之弗完文儒或弛其

名譽兮劒士寖喪其怒瞋尚喧豗拏攫之盡去兮寧呻

吟唫囈而增昏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緜緜而道存吾何

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彈彼陰陽之交會兮特感變

之所起宜正噩之有占兮實祲輝之相倚緬古莽之睡

矇兮復异落之跳[illegible]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覺之非是

欻吹歎乎死灰兮恍撓淆於止水雖形接而謂夫皮膚兮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霧之倏為飛滅兮又雷霆之鳴燬貧何患而或盈倉庚兮賤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相乘兮罔動靜之可弭謂靜定之可以自勝兮卒勦勞而弗巳誠道真之不至兮故徒與世妄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揪其誰尤肆操存而不舍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我壅蔽兮愈泮奐而優游要虚懵之盡黜兮俾菑孽之

日寥惟真人之無夢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乎黄帝與孔丘盻晴惚而笑傲兮發蠹簡以歌謳願宜楙之一竄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乂樂是用作始敎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閎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顯託而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赫顥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羣物與淪俗無上下親疏父子爾騃爾孫孰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無作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

爾火蚌蛤果蓏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敎尚安所施

遂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茇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豐爾茁標山砅川擇皮採實火無熸炎水無浩洋狡蟲斯伏鷙鳥弗翔允哉樂兹草木蕃廡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勩偲我瘠捐𥑫木耒之剡鐵耜之天雨澮之時風耔之維穈維芑維稻維粱弗爾穢莠亦弗菑蝗五穀告熟民人率育育焉熟焉自古有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犬雞巷中麻麥畝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卧則呿呿食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兹柰何不

敬

建帝功六

昔在秦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烏獸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無險弗砥黎獻共臣蚑蠕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崐崘天靈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龍孰

度七圍人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歷既正機矩迭秉帝予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革鴻荒何毛何血曷弁弗裳維聖人富維聖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阜熈熈乎和暭暭乎大道有自然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拔足握鼞欽茲念哉天下攸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載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也然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歴紀者尚矣自皇雄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歴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況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俰乎下

恬澹而神明内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凛焉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闋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籥前後相耀彼此相襲是

蓋近而英咸韶濩遠而巾拂鞞鐸之所自出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乎西域龜玆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訛謬失節至使蜀一縣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鏤石崇牙列簴足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渣滓者無復可見而

淫藝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醜不之恤子女獶擾舉聲號呌杯盤狼籍頓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會賓客讌飲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者耶此予重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黄帝以下六代之樂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囊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末造而猶可以得返

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于是以特録其辭而又論之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嚴陵馬君仲珍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珍父卒家凡歴六朞始克葬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作兹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歎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别封趙城趙之既王奢也善兵爰邑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援介

戚里融振儒聲逖焉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燧握節
旌信茲苗肖何代弗榮播爾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
視杭作京靖念爾祖策科騰英敭歷州縣執持憲刑鴻
蹌鳳翥玉潔氷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紳搢挺實棟
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有簪纓世禄日
遠家壇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偉
長而好學耽翫書史眙茲六經卓有根柢老儒後先搜
摘章指孰王非綱孰聖弗髓發揮義殊談論蠭起恣觀

百家涉獵衆技儒墨文戟德刑迭燬鴻荒迄今王霸臧
否薄海内外華戎遐邇孰詩孰賦鏗合宫徵或玄或竺
彪別邪詖我常謂多君謂道咫泓涵浸潤岋嵣峛崺君
不自能蔚爲秀士立辭摛藻聞者風靡自君既壯聿有
時譽矧學之欲弗據要路緬爾祖德敢憯我故熾爾學
業肯隋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閩伊楚矜憸犇騖
彼晢此蟄揮霍吞吐聚焉風雨散若雲霧孰玉弗雕孰
金弗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唶哉數奇得此遲暮誰非

退鷁誓不脱兎我擔我簦爰告我渡我吏其儒律我章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婷菰城甫里雪浪烟樹人皆儒顯我獨儒誤君何不淑復奪君遽豈無文學尚寐無寤千載一朝畀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爾身既具四體孰儲爾神何言何默既笑既顰何冠何履被服襂襂孰嬴爾學使爾有聞孰嗇爾仕忍不少延維其生之夭閼弗完豈如無生窅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紛綸變易渺是天淵愚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汚者寵藻麗弗宣顔駟

蹇剥至老乃遷劉書擯斥厥有詆言言念君子過彼二
賢嗟嗟奄迫命不可攀盖予羈丱曾奉顏色爰受君詩
僅識繩墨君不鄙夷忘我年德我心爾諧略我儀飾我
來自東我病殊極君苦我留撫茲衽席陳薦酒肴翻倒
琴筞一年一集歌咏忘食云何遽離久不我即我邸于
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我溝我洫鸞鳩搶地我覆我翼
曾是茲秋嘉節是逼柰以賞心强欲登陟滿天陰雨被
簔著屐故交何有獨不遑息剳然長嘯嵓谷罔覿慘悽

中人展轉病極君生窮窶君死豪特新亭之里痛此窀穸我今誄茲玄石弗泐嗚呼珍父是用哀惻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况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

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間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為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皋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

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

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為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

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寖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為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傅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盖惟程氏為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

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

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吴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為疏略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寖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强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

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攽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綜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横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敭要皆

可以考名覈實而趍事赴功無或敢為熒惑變亂而懵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鑑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趍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將纖兒倿妾刼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為文

飾勢欲離合强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説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偽而不由於誠學術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横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令斷斷然悉以為古之讒説可塈者也然令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

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敎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彊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弟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

其讒邪之説罔知義理而顛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王道德敎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爲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争之世尚爲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參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蠭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懮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爲之亦且羞澁畏懦

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説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榮者卓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趍於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

術之盛不可勝紀盖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闓爽頴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甞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効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

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徒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盖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為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户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内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顧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為儒者陳

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陜虢之間遺民强負義士壺簞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

不能以徧歴黄河之源出於崐崘黒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逺相億度盖今海内混一重譯萬里黄河自星宿海發源歴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黒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比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没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王輿地會元之

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

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
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
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
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令之學者尚可及耶吾
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翺
皋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令始得其全帙號曰雜
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荛兒
牧豎悲歌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

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録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淵穎集卷十